

五

辨證奇聞



辨證奇聞卷五

大醫院阮使鏡湖氏錢

松著

關格明

人有病關格者心欲食而食至胃而吐已而再食而再吐
心思大小便而大小便又不能出眼睛紅赤目珠暴露兩
脇脹滿氣逆拂抑求一通氣而不可得世以爲胃氣之太
盛也而不知不然此肝氣之過鬱耳夫關格之症宜分上
下一上格而不得下一下關而不得出也今上既不得入
而下又不得出是真正關格生死急危之症也治法原有
吐之一法上吐則下氣可通今不必用吐藥而先已自吐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版權所有

是用吐藥無益也然則用下導之法乎上既無飲食下胃
 則大腸空虛即用導藥止可出大腸之糟粕麩屎而不能
 通小腸膀胱之氣是導之亦無益也必須仍用煎藥和解
 為得計但不可遽然而多服也須漸漸飲之初不受而後
 自受矣方用開門散乃解鬱之神劑開門散方白芍五不
 白朮五不 茯苓三不 陳皮一不 當歸五不 柴胡三不 蘇葉
 一不 牛膝三不 車前子三不 炒枝子三不 天花粉三不 水
 煎一碗緩緩服之一劑而受矣一受而上關開矣再劑而
 下格亦通此方直走肝經以解鬱解而關格自痊所謂
 扼要爭奇也倘田香燥之藥以耗胃氣適足以堅其關門



而動其格拒矣

人有無故而忽然上不能食下不能出者胸中脹急煩悶不安大小便窘迫之極人以爲關格之症也誰知是少陽之氣不通乎夫少陽胆也胆屬木木氣最喜舒泄因寒氣所襲則木不能條達而氣乃閉矣於是上剋胃而下剋脾脾胃畏木之刑不敢出生肺氣而併生大腸之氣矣肺金因脾胃之氣不生失其清肅之令面膀胱小腸無所稟遵故一齊而氣閉矣此等之症原可用吐法一吐而少陽之氣升騰可愈矣其次則用和解之法和其半表半裏之間而胆木之鬱結自通二法相較和勝於吐吐必傷五臟之



氣而和則無損五臟之氣也方用和解湯 柴胡一不白

芍三不 甘草一不 枳壳五分 薄荷一不 茯苓二不 丹皮三

錢當歸三不 水煎服緩緩服之三劑則可以開關矣上關

一開而下格自愈此方乃逍遙散之變方也逍遙散有白

朮陳皮未嘗不可開關余改用薄荷枳壳丹皮者直入肝

經之藥取其尤易於開鬱也此方全不開關而關自開者

正以其善於解鬱也然則解鬱正所以開關耳

人有吐逆不得飲食又不得大小便此五志厥陽之火太

盛不能榮於陰逼抑於心包之內頭一有汗乃心之液外

亡身焚於中也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此關格最危之症人



以爲氣之不通也欲用麝香片腦之類以劫開其門必
 耗散真氣反致歸陰矣法宜調其榮衛不偏陰偏陽
 冲和毋犯胃氣使其臟腑自爲敷布不必問其關從何開
 格從何啟一惟求之中焦握樞而運以漸透於上下之間
 自能營氣前通衛氣不閉因其勢而利導之庶無枉格耳
 方用和中啟關散 麥冬五小 人參五分 甘草五分 栝子
 仁三小 滑石敲碎一 黃連一 白芍五小 桂枝三分 天
 花粉小半 水煎服一劑而上吐止再劑而下閉通矣此方
 解散中焦之火更能舒肝以平木木氣既平而火熱自滅
 內中最妙者用黃連與桂枝也一安心以交於腎一和腎



而交於心心腎兩交則營衛陰陽之氣無不各相和好矣
陰陽既和而上下二焦安能堅閉乎此和解之善於開關
也

人有上吐下結氣逆不順飲食不得入溲溺不得出腹中
作疼手按之少可人以爲此寒極而陰陽易住其脉必濡
而伏也法當吐不吐則死然而不必吐也夫上部無脉下
部有脉吐之宜也以食填塞於太陰耳今脉濡而伏非無
脉之比况所食之物已經吐出是非食填太陰也吐之不
重傷脾胃之氣以堅其閉塞乎夫胃氣之所不開與大小
腸膀胱之所以閉結者由於腎氣之衰也胃爲腎之關門

腎之氣不上則胃之關必不開腎主大小便膀胱之氣化亦腎氣化之也腎氣不通於三經則便溲何從而出然則

上下開闔之權衡全在乎腎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腎中

之水火腎中之水火足而關格不治而自愈矣方用水火

兩補湯 熟地一兩 山藥四分 茯神五分 車前子三分 人

參一分 麥冬一兩 五味子五分 肉桂一分 白朮五分 牛膝

三分 水煎服連服二劑上吐止而下結亦開矣再服四劑

全愈此方補腎中之水火而又能通腎中之氣氣足而上

目達於胃下自達於膀胱大小腸矣倘用香燥之藥以救

胃則胃氣愈傷倘用攻利之藥以救膀胱大小腸則膀胱



大小腸愈損何日是開關解格之日哉

人有一時關格大小便閉結不通渴飲凉水少頃即吐又
飲之又吐面赤唇焦粒米不能下胃飲一杯吐出杯半痰
亦沉伏人以爲脉絕也誰知是格陽不宜腎經寒那人盛
之故乎夫腎屬少陰喜溫而不喜寒也腎寒則陽無所附
常欲上騰况又寒邪直入腎中祛逼其陽而上升乎使之
輕不重則陽雖虛浮尙不至格拒之甚惟寒威大盛則十
絕大過陽欲杜陰而不能陰且格陽而愈勝於是陽不敢
居於下焦而盡逆冲於上焦咽喉之間難於容物而作吐
矣夫陽宜陰折熱宜寒折似乎陽熱在上宜用陰寒之藥

以治之矣然而陽熱在上而下正陰寒也用陰寒以折陰
寒正投其所惡也不特無功而反有大害蓋上假熱而下
真寒非用真熱假寒之法治之斷不能順其性而開其閉
也方用白通湯治之方中原是大熱之味得人尿猪胆以
亂之則下咽覺寒而入腹正熱陽可重回而陰可散自然
麻通而閉啟矣然後以大劑八味湯投之永不至閉再閉
而吐再發矣

中滿門

人有飲食之後胸中倒飽人以爲多食而不能消也用香
砂枳實等丸滯導之覺少快已而又飽又用前藥重加消



導久久不已遂成中滿之症腹漸高大臍漸突出肢體漸
 浮脹人以爲臞脹也用牽牛甘遂之藥以逐其水內原無
 水濕之邪何從而得水乎水未見出而正氣益虛脹滿更
 急又疑前藥之不勝復加大黃巴豆之類下之乃然未愈
 又疑爲風邪固結於經絡用龍胆茵陳防非荆芥之類紛
 然雜投不至於死不已猶然開鬼門泄淨府持論紛紛各
 執已見而不悟皆操刀下石之徒也誰知中滿之症實由
 於脾土之衰而脾氣之衰又由於腎火之寒也倘用溫補
 之藥早健其脾氣何至於此之極哉方用溫土湯 人參
 一不 白朮三 不 茯苓三 不 蘿蔔子一 不 薏仁三 不 實玉



不出藥五不出桂三分穀芽三不出水煎服一劑而覺少

二劑而覺少寬矣散劑之後中滿目除此方但去補脾

不出消導以耗其氣蓋中滿之症未有不因氣虛而成者

也不補脾胃之氣則脹從何消况方中加入蘿蔔子最妙

助參朮以消脹不補參朮以法邪况又有伏苓薏仁芡實

山藥之類益陰以利水水流而正氣不耗自然下澤疏通

而土游安有阻滯之虞第恐水寒冰凍則溪澗斷流又益

以肉桂入水中生火則上氣溫而雪消水津尤無壅塞之

苦也奈何不知此等治法而惟事於消導遂成不可救藥

之病哉



人有未見飲食則思既見飲食則壓乃強勉進用飽塞於

上脘之間微微脹悶人以爲胃氣之虛故成中滿然而不

止胃氣之虛也心包之火正衰也心包爲土之母母氣既

衰何能生子心包之火不足又何能生胃哉故欲胃之能

食必須補胃土也欲胃土之強必須確心包之火也心包

火旺而胃上自強又何至見食則思既食則悶哉方用生

胃進食湯 人參一不白朮三不炒棗仁不遠志八分

山藥三不茯苓三不神曲五分良姜五分蘿藦子一不枳

壳五分乾姜炒黑一不水煎服此方治胃無非治心包也

心包與胃原是子母何必分治之乎不知中滿而中滿口

除此補火之勝於補土也

人有心中輕結不舒久則兩脇飽悶飲食下喉卽便填脹不能消任人以爲臌脹之漸也而不知皆氣滯之故倘用逐水之藥必且更甚用消食之藥亦止可取一時之快而不能去永久之脹也法宜開營爲主然而氣滯既久未有不氣虛者也使僅解其鬱而不兼補其氣則氣難化食脹又何以盡消乎方用快高湯 人參 一不 扶神 五不 白芍 三不 白芥子 一不 蘿蔔子 五分 檳榔 三分 神曲 五分 枳壳 三分 柴胡 五分 薏仁 三不 厚朴 三分 水煎服一劑輕一劑又輕三劑愈四劑愈此方解鬱而無刻削之憂消脹而無



壅塞之苦攻補兼施自易中之也

人有患中滿之病飲食知味但多食之則飽悶而不易消
人以爲脾氣之虛也誰知是腎氣之虛乎夫腎虛者腎中
之火虛也緩中若飽乃虛飽而非實飽也若作水腫治之
則喪亡指言矣蓋脾本屬土土之能制水者水在腎中之
火氣土得火而堅土堅而後能容物能容物則能容水也
惟腎火既虛而土失其剛堅之氣則土不之爲物即不能
容水而乃失其天度之流通矣故腹飽而作水瀉即水臌之
漸也世人不知補腎火以生脾土反用瀉水之法以傷脾
無異決水以護土而土有不崩者哉是治腎

虛之中滿可

不急補其命門之火乎然而徑補其火則又不可以腎火
 不能自生也腎火必生於腎水之中但補火而不補水則
 孤陽不長無陰以生陽即無水以生火也或疑土虧無以
 制水又補腎以生水不益增波以添脹哉然而腎中之水
 乃真水也邪水欺火以侮土真水助火以生土實有不同
 也故腎虛中滿必補火以生土又必補水以生火耳方用
 金匱腎氣丸 茯苓六兩 附子一枚 牛膝一兩 肉桂一兩
 澤瀉二兩 車前子兩半 山茱萸二兩 山藥四兩 牡丹皮一
 兩 熟地三兩 各為末蜜為丸每日早晚各滾水下一兩初
 服少脹久服脹除而滿亦盡消矣此方於腎水之中以補

辛丑年開
 卷五



腎火之聖藥也群藥之內利水健脾之味多於補陰補火者雖意偏於補火而要實重救脾弱補火者正補脾也故補陰不妨輕而補脾不可不重耳

翻胃門

人有飲食入胃而卽吐者此肝未剋胃土也用逍遙散加吳茱萸炒黃連治之隨手而愈而無如人以爲胃病也雜用香砂消導之劑反傷胃氣愈增其吐又改用下藥不應復改用寒涼之藥以降其火不獨胃傷而脾亦傷矣又改用辛熱之藥以救其寒又不應始悟用和解之法解鬱散邪然已成噎膈之症矣夫胃爲腎之關門腎中有水足以

